光緒山西通志

山西通志第一百十六

錄二之一

鄉賢錄一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臣張煦舉

旨監修

鄉賢之稱著於近代其有祠猶古鄉先生沒而祀社之舊其有箸錄亦古之史官廣記言行之遺意也五朝志言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廬江有先賢名德之讚郡國之書由此而作蓋不獨晉習氏記襄陽耆舊兼述牧守又旁及山川城邑爲後來方乘之嚆矢矣舊志名宦之後次以人物都分郡邑徵始往古太原則有唐叔虞晉文侯武公文公悼公孝伯寒侯狐突狐偃陽處父祁奚祁午竇犨舜華鐸鳴羊殖封荼張孟談高共藺相如廉頗周佼平陽則有倉頡契羲氏和氏垂伯夷暨亥大章閎伯后夔毋

仞氏延義黎皋陶丹朱柏翳伯益大廉仲甄若木恩成中衍
公刑造父侑父伯僑叔帶師服頃父公子萬晉婼欒賓欒成
欒枝欒鍼祖朝荀侯賈侯士蔿士會士燮士魴士匄士鞅士
富中生賈華先友梁餘子養罕夷先丹木僕人贅杜原款猛
足羊舌大夫羊舌職羊舌赤羊舌肸荀息里克虢射丕鄭共
華慶鄭趙夙趙衰趙盾趙朔趙武趙鞅趙無恤趙旃魏顆魏
錡胥臣郤穀先軫雍季茅茷屠擊先蔑李離老古壺叔頭須
寺人披狼瞫梁宏萊駒續簡伯先僕程本沈駒年孫伯黶籍
游箕遺欒徵右行詭成公般韓不信閻沒欒丁繁羽宋勇郵
無恤士蔑司馬寅長武子韓龐欒王鮒州綽貝丙邢蒯訾祏
公孫尨張柳朔王生郗疵行人燭過周舍原過尹鐸傅傁延
陵君新穉狗左司馬成鱄段規范無恤先都步招戎津王官

無地狐鞠居臾駢詹嘉魏壽餘孫息朱郎亦息董狐盈輒鞏朔韓
穿鮑癸士渥濁上將士文伯士彌牟伯宗解揚欒京廬解張
欒弗忌羅茷程嬰公孫杵臼伯子同氏右行辛鐸遏寇張老
史趙欒糾女叔齊女叔游女叔寬胥梁帶田叔師曠虒邱書
解狐董叔陽畢宛沒張骼梁丙張趯子員范昭亥唐公子晏
告犯盡胥屠餘田差蔡墨公孫衍侯嬴蒲州則有虞蘇夔重見
章律狂章鴻濛滌四岳殳所伯輿朱虎熊八伯孟虧八元八
愷周八士孫息重見瑕呂甥荀林父荀吳荀騅荀賓荀家程鄭
魏絳魏舒魏文侯荀卿公孫衍張儀潞安則有黎侯仲章豫
護馮忌汾州則有尹吉甫介山子然大同則有代成君遼州
則有夏貫伯股貫于晉貫鄭平定則有仇猶伯嫗于赤章曼
枝解州則有吳權風后伯封叔昭明范承光郭哀奚仲吉光

相土黎嶽在子業既子黥季甯然東里槐彌仁冥翁雜乙彭伯壽彭壽思允侯伯靡斟灌斟鄩虞思出列龍留季扞女艾元哲昆吾無餘終古費昌關龍逢直柄傅說巫咸巫賢吳伯虞仲芮伯芮良夫虞惠畢萬知首知罃知盈知躒畢陽官之奇百里奚知伯知過知果士茁趙葭任章用子方狐卷子任座解狐魏成蹇重樂羊翟璜李克毋擇西門豹視斯贅李悝師經趙倉唐王鍾公叔座巴甯爨襄惠施龐涓魏加范雎唐雎絳州則有左徵后稷粱宏韓萬韓簡韓厥韓無忌韓起賁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原黯郤豹郤缺郤犨郤溱郤至郤穀辛俞少室薑叔隰州則有伍胥胡叉吉州有鄂侯屈侯鮒而蒲衣許由吉桑介之推絳縣老段干木別見隱逸董父劉累辛廖史蘇卜偃卜招父董因史援師曠史趙史墨史鼂蓋聶

別見藝術自上古至周末合國君臣庶約三百人其列入名宦者有如徐吾賈辛魏戊司馬督趙朝僚安董安于尹鐸大戊午郗辛虞子羔靳黈徒師沼田文孔子慎李伯趙固又十餘人今既采輯帝王侯國卿大夫事蹟撰爲三代世譜爰取史傳兼及方志起漢訖今別爲論次依

朝廷崇祀之典襃揚哲義先以鄉賢與名宦各別爲錄蓋自郡縣分而繫籍始可憑世官廢而宦途亦遂判也然不敢謂舊志之徵古爲盡無據也綴其姓名於篇以備與譜相參稽云

漢　後漢　蜀漢

衛綰代大陵人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嘗屬曰綰

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曰吾昔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使取六劒劒常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拜爲河間王太傅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中尉三歲以軍功封建陵侯明年拜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歲代劉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武帝立建元中以不任職免後薨謚曰哀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常惠太原人少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北使并見拘留

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拜光祿大夫宣帝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來言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五萬餘人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贏槖駝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時漢五將皆無功以惠奉使克獲遂封長羅侯復遣持金幣還賜烏孫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旣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爲典屬國

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卒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後事元帝三歲卒謚曰武侯

郇越字臣仲郇相字稚賓太原人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卒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以上太原府

衛青字仲卿父鄭季河東平陽人母衛媼也青冒姓衛氏少牧羊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建元二年姊子夫得入宮大長公主女爲皇后妒之執囚青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得不死上聞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

年拜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斬首虜數百賜爵關
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秋青復將三萬騎
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
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以三千八百戶封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平陵侯張次公岸
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
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虜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
地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
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護醜歐馬牛羊百有餘萬全
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元朔五年春將三萬騎出高
闕遊擊將軍蘇建强弩將軍李沮騎將軍公孫賀輕車將軍
李蔡皆領屬車騎將軍出朔方將軍李息張次公出右北平

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八千七百戸而封青子伉宜春侯不疑陰安侯登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又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召御史封護軍都尉公孫敖合騎侯都尉韓說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南窌侯

輕車將軍李蔡樂安侯校尉李朔陟軹侯趙不虞隨成侯公孫戎奴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關內侯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中將軍敖左將軍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彊弩將軍李沮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戰一日漢兵且盡信遂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請天子

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封青姊子霍去病冠軍侯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運者踵軍數十萬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前將軍李廣左將軍公孫賀右將軍趙食其後將軍平陽侯曹襄皆屬大將軍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青隨其後會明行二百餘里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積粟食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廣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廣自殺

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置大司馬位拜青大司馬大將軍後青子伉不疑皆失侯元封五年青卒謚曰烈侯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盧山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爲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子伉嗣坐法免自衛氏興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衛氏遂滅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與輕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所藉若侯產捕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

戶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三年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去病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觻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支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

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封鷹擊司馬破奴從驃侯校尉高不識宜冠侯僕多煇渠侯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多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時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上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氓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

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
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去病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乃分處降者於
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元狩四年春
與大將軍青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
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捕虜言單于東乃更
令出代郡騎兵車與大將軍等而以李敢等爲大校當禪將
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旣皆
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絕
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
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
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
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去病大司馬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
軍等自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
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
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
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
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
年卒元甲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
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

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子嬗嗣嬗字子侯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卒無子國除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仲孺河東平陽人也以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立爲皇后去病以后姊子貴幸旣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仲孺會爲驃騎將軍北伐道出河東遣使迎仲孺大爲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卒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老趙倢伃有男

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乃使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後元二年春武帝居五柞宮光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昭帝襲尊號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光與日磾桀等共誅之功未錄遺詔封日磾秺侯桀安陽侯光博陸侯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

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受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增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長女爲左將軍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數月立爲皇后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父子旣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近幸河閒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宏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宏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

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譖光上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

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宏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獨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羣臣議立昭帝嗣時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咸持廣陵王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迎武帝孫昌邑哀王子賀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可否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廢太甲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

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常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洶洶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納昌邑王羣臣入朝太后光與羣臣連奏王罪過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王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涕泣而去太后詔歸賀昌邑光與羣臣議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

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歲通四書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中正宣德明恩守節秉義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

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卒上及皇太后親臨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冢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制載光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上

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衞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衞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孫兄雲為冠陽侯地節四年秋七月禹等以謀反誅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初宣帝立謁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神爵三年圖股肱臣於麒麟閣而光為首不名署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手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祀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

陽爲博陸侯千戶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將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吏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舉廉爲緱氏尉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宏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屬邑子兩人令坐後堂而與翁歸語終日卒不敢見邑子既去

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收取黠吏豪民案置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郯大豪許仲孫為奸猾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而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宿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

有治名由是田延年爲知人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徙杜陵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吏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太僕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賀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之後十餘日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忤大將軍霍光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時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霍光卒宣帝始親政事霍氏稍疏外敞聞之上封事言兩侯出必有畏懼之心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徵拜膠東相賜黃金三

十斤徵辭之官言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遊獵敞奏書諫之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入守京兆尹不稱罷歸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問敞敞以爲可禁敞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敞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

坐里閭閱出汙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
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
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其治京
兆略循趙廣漢之迹而敞本治左氏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
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浩
穰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
歲即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久任職敞爲京兆朝
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敞與蕭
望之于定國善望之至御史大夫定國至丞相敞終不過郡
守爲京兆九歲公卿奏敞楊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敞
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絜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家曰爲是
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部吏收舜晝夜

驗治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竟棄舜市行寃獄使者奏之天子薄其罪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兆吏民懈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使吏逐捕窮窘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太原郡清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蕭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

煩亂乃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卒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張武敞弟敞爲京兆尹武拜梁相梁王驕貴民多豪强號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吏民凋敝且當以治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以上平陽府

令狐茂壺關人爲三老征和元年巫蠱起二年七月衛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待罪建章闕下書奏武帝感悟車千秋復訟之上遂族滅江充家作思子之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徙杜陵武帝末以良家子選爲郎
昭帝時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
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北征軍罷
復爲郎先是漢數使西域多辱命選可使外國者增舉奉世
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聞莎車與旁國共
攻殺漢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鄯善以西絕不
通奉世與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
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合萬五千人進擊
莎車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
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
敬之異他使得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奉世丞相將
軍皆言宜加爵土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

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恐開後奉使者爭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爲執金吾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議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今羌虜無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止於

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甚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諭之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

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虜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病卒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卒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馮野王字君卿奉世子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

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而卒以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野王行能高妙內足以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

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
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京兆尹王章譏王
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納其言而誅章野王懼不
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鳳諷御史中
丞劾奏之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爲野王言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
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卒子座嗣
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馮逡字子產奉世子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
選爲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
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爲都
尉時言河隄方略議格不行後三年河決館陶如所言

馮立字聖卿奉世子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甯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徙太原太守更歷五郡並有跡年老卒官

馮參字叔平奉世子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竟甯中補渭陵食官令徙寢中郎陽朔中擢爲河上農都尉病免復爲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以中山

王舅封宜鄉侯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時王病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詔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勸參少詘節卑體以下五侯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哀帝即位傅太后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之罪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後徙上黨受歐陽尚書於平當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束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薦爲議郎後以病去哀帝時大司空何武除西曹掾甚敬重焉薦爲諫大

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爲衆所非免歸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傅太后欲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執正議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極諫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地震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尤切直上大感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納宣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

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于長子平帝即位王莽秉政乃諷州郡以辠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信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以上路安府

宋昌楚上將軍宋義孫也居太原界休為代王中尉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諸呂謀立代王使人迎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

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寗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昌曰果如公言乃令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昌先至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

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閏七月己酉入代邸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元年六月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汾州府

班壹其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以班爲氏始皇末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子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才爲長子令班況回子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

連最久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初女爲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兒生三子伯游稚伯少受詩於師丹又受鄭寬中張禹金華之業又講異同於許商河平中上使伯持節迎單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惟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

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後遷水衡都尉與許商師丹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學有俊材舉賢良方正官至右曹中郎將以選受詔進讀羣書賜祕書之副早卒子嗣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出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平帝時使使者采頌聲穉無所上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穉生彪彪生固超女昭以上甯武府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時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

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
建上懷中成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
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
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
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
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
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褒之
建由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丁外人怨故京兆尹
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帝姊蓋主廬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與
外人上官安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
城游徼建報無他坐蓋主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
舍門知吏賊傷奴避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

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解州

司馬談龍門人父喜爲五大夫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建元元封之間爲太史令掌天官不治民元封元年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而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子遷適使巴蜀返見談於河雒之間談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

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乃卒談號太史公嘗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爰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要指焉

司馬遷談子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阸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而談卒三歲遷復爲太史令號太史公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遷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

曰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遷曰余聞之先人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
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
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今天子
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
俗重譯款塞請來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
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也主上明聖
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
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
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
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

麟止自黃帝始又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載堯典禹貢洪
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其自序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
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
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
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
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宏以儒顯百年
之間天下遺文故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日於戲余惟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
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
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
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敍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遷既被刑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曰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又曰草創此書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蓋其雅志也遷卒後書稍出宣帝時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王莽時封遷後爲史通子以上絳州

右前漢二十八人漢志人物太原有石奮石建令狐遵等平陽有張良張安世靳彊蒲州有郅都蘇勝之忍安有李左車汾州有潛仲叔郭翁仲孫會宗大同有馮唐李沮郭昌趙紹朔平

有聶壹代州有吾邱壽王荀彘解州有周叔霍州有紀信今案漢初趙代爲一國故志於李左車馮唐石奮父子吾邱壽王凡史云趙人者隨意摭入其張良之爲襄陵人紀信之爲趙城人則流俗之附會也均當從刪餘系籍亦多未確考其有據者別詳仕實義行諸錄

劉茂字子衞太原晉陽人少孤獨與母居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後爲沮陽令王莽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攻郡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勵

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清潔自以弗及也黨見其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辟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食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郇賢字伯升太原人王莽世與周黨胥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不至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劒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

許之乃反舊塋焉

郝絜太原人與同郡胡武郎中袁著友善三人皆危言高論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大將軍梁冀冀銜之會著上書指冀凶縱冀笞殺著又疑絜武爲著黨勑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三人

胡武太原人與袁著郝絜並罹梁冀之禍冀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

死允送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郡人路佛少無名行太守王球召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由是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請除黨禁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交通書具發其姦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復以他罪捕司徒楊賜遣客謝曰君以張讓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之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

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至廷尉大將軍何進
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
賢矜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
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淸方欲列其
庸勳請加賞爵而以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
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
貞之心書奏減死論明年得釋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
及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郞轉河南尹獻
帝卽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爲司徒守尚書令
如故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
從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
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允允矯情屈

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允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共謀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奉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允入關功封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耶允納其言乃受三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

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是適使其自疑也呂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劒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漸不相平允性剛棱疾惡初懼董卓豺狠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患接人每乏温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皆吾徒今若距險屯陝是欲安涼州而先疑關東之心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東者皆擁兵自守曰丁彥思蔡伯喈以董公親厚並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若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

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誅董卓以王宏爲右扶風宋翼爲左馮翊翼亦允同郡人也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兩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遂收允及宋翼王宏並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

及宗族十餘人皆見害惟兄子晨浚得脫歸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後遷都於許帝思允終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

王柔字叔優柔弟澤字季道太原晉陽人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少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鑑往候之請問才行取宜以自處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王宏字長文司徒王允同郡人少有氣力不拘細行爲宏農太守考案郡中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

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者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于遼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

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年七十
八
關靖字士起太原人爲降虜校尉公孫瓚長史建安三年袁
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
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
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
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鎭重易京之危可立待
也瓚乃止紹漸攻相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
年瓚敗紹斬之靖見瓚敗嘆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
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
赴紹軍而死以上太原府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宣子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

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永卽去之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規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永數爲諫陳興復漢室剪滅篡逆之策諫每戒之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曰鮑宣死節豈可害其子也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拔佩刀截馬當胷乃止數日果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擊青犢大破之封中陽侯永雖爲將率而車服儉素爲道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至長安旣知更始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幅巾詣

河內帝問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時攻懷未拔帝曰關東畏服卿可自往城下譬之即拜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河內太守開城降帝大喜賜洛陽上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于魯拜永爲魯郡太守擊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永與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持斗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手格殺豐等擒破黨與帝嘉其暨封關內侯遷揚州牧誅强横而鎭撫其餘百姓安之母憂去悉以財產與孤子弟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五良尊戚貴重永嘗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

愼又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欲下車致禮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寗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以問公卿大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皐詔書下日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兖州牧也永便道之官視事三年卒

鮑昱字文泉永子少從父學客授于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永子有智略乃就謁署守高都長昱

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泚政仁恕民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恐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姙身有子境內感之荆州刺史表政化清淨再遷中平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中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費常三十餘萬昱作方梁石洫水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郎建初元年大旱肅宗詔問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

失德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諾其言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四年爲太尉六年卒年七十餘

鮑德昱子修志節有名稱累官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郡學久廢德修起黌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無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

鮑昂字叔雅德子有孝義節行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

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元嘉中為魯令時魯相乙瑛從孔子十九世孫麟請奏置百石卒史掌主廟中禮器疊為造作百石吏舍今廟有碑存稱疊政教稽古若重規矩功垂無窮云以上潞安府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唯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泰仕進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

國士爭歸之載刺盈車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
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
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泰雖善人倫而不
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
多被其害唯泰及汝南袁閎得免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
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泰哭之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二
年春卒於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
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
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初泰過南州過袁奉高不
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

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秦以是名聞天下其奬拔士人皆如所鑒營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允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凡六十人並以成名云子師位至司徒餘多典州郡者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礪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王季然西河人郭泰甚稱之官至北地太守以上汾州府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家世邊將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左部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京兆尹時三輔強豪多侵枉小民龜厲威嚴平理怨屈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桓帝以龜世知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言前涼州刺史祝良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寶應顯異以勸功能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旣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

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上疏言龔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龔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府澤州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邱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奏記於邑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二臣年並者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慚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

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大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復退而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程緒代郡人爲幽州牧劉虞從事初平四年冬虞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公孫瓚將行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墻

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勢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

韓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弟焉爲幽州別駕袁氏將焦觸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盟曰違命者斬衆以次歃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于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失色觸曰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魏武亦高其節屢辟不至卒於家以上大同府

段謨字君長雁門人王莽世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不至

周康子定襄人與郭泰善知名於世以上朔平府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

與宗族悉免遺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卿佐嘗衆中辱黨黨
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便輟講而還與卿佐相聞期
剋鬭日旣交刃而黨爲卿佐所傷困頓卿佐服其義輿歸養
之數日方蘇自此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
杜門自後賊暴縱橫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
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澠池後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
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
許焉博士范升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
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
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
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
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

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少有清節王莽世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至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之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荀恁字君大太原廣武人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

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以上

代州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中平末年二十餘避白波賊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留陝界十六年失家屬獨竄大陽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結草爲裳縣常使埋藏疫病人童兒皆輕易之然先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捃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蝸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天寒搆火自炙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見漢室衰絕口不談時事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河東太守杜恕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嘉

平中太守賈穆故過其廬與語不應與食不食明年大發卒
將伐吳有竊問者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
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羖𦍩邪人莫知所謂會
諸軍敗好事者疑牂羊謂吳羖𦍩謂魏是後負謂之隱者議
郎河東董經密往觀之挑欲與語不肯應後野火燒廬因露
寢袒臥雪中不移卒年八十九皇甫謐曰焦先何人吾不足
以知之也自羲皇來一人而已

裴瑜字雅璜河東人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爲成
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太守史弼舉孝廉弼爲侯覽所誣檻
車徵之吏人莫敢近唯瑜送至崤澠之間大言於道旁曰明
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
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弼滅死罪

等論輸左校後瑜位至尚書

朱山河東人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茂才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黃琬陳蕃同心顯用志士山與平原劉醇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而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傷

樂詳字文載河東人少好學聞南陽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署詳文學祭酒初平中徵拜博士同列十餘人學多偏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以上解州）

邱靈舉字季智雲中人與同郡郝禮真並為郭泰所知因之成名而季智在太學泰嘗師禮之（謝承後漢書又作仇季智）

裴岑雲中人順帝時敦煌太守時呼衍王屢叛侵害河西四

郡永和二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其部眾克敵全師還境乂安立石紀功而還歸綏道案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並云裴遵為敦煌太守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安邑安順之際徙聞喜而巴里坤鎮海碑則作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姓同里同官同惟碑立於順帝永和而表云光武時其事及名爲不同然表又言安順之際則與碑又合也聞喜志斷疑遵即岑以盧陵作表采之各姓家傳松之子野草創家傳時容有誤憶或然也爰採碑文著於篇

右後漢三十四人晉志人物平陽有蘇騰蒲州有皇甫謐侯武陽潞安有馮衍代州有賈丹霍匡解勝解州有王卓王隱絳州有裴遵裴茂裴緝裴輯隰州有王敘今案馮氏久爲杜陵人皇甫氏世居安定皆不當列入裴氏三眷不盡在聞喜已具族姓肅中儲大伯王卓王敘賈丹諸人別詳仕實諸錄

裴儁字奉先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弟也傅暢裴氏家記曰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道阻不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官至光祿勳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後

還洛陽拜議郎

右蜀漢一人舊志人物太原有靳詳許允解州有陽新城人且仕魏非蜀關氏已具世譜靳詳周倉別詳仕實忠烈諸錄

關帝及周倉今案許允鄉北史爲僞

山西通志卷一百十六